

龍

欣

之

死

天知道，我是個多麼簡單，只希望被別人用善良的心呵護著的女人！

顏崑陽 著



龍欣之死——詩文之美(83)

作 者：顏寬陽
發行人：程顯瀚
總 監：林蔚穎
總 策 劃：顏寬陽
編務主任：呂月玉
編 審：張榮森

發 行 所：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公 司：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電 話：(02)705-5302・703-1828

印 刷：躍昇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製 版：虹宇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79年9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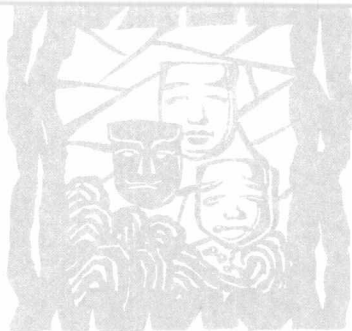
劇 檢 帳 戶：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劇 檢 帳 號：0788033-5
出版登記：局版臺業字第叁叁貳捌號

總 經 銷：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
服務電話：(02)394-4854・393-8109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交換
著作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翻印或局部轉載

定 價：新台幣 130 元

ISBN 957-622-043-2



顏崑陽



嘉義縣人，四十多歲了，現在任教於中央大學中文系。

他寫古典詩、現代散文、小說以及學術論著，出版過散文集「秋風之外」、「傳燈者」、「想醉」、「手拿奶瓶的男人」和學術論著「莊子藝術精神析論」等十多本書。

教育、學術研究、創作、家庭是他生活的四個重心。他喜歡做「生活詩人」，把自己活成一首詩，並用詩的心眼去看這世界。

2
1247.72
1277



龍 欣 之 死

目錄

序	四
龍欣之死	一六
跳槽	四四
歸鄉以後	七〇
桃花過渡	九六
馬瘋婆	一二四
教者	一五八
附錄——現代武俠小說	
風劍花	一九四

序



崑陽和我的老師夢機先生情同手足，再加上他穩重厚實，言談之間有長者風。於理，當尊之以師叔，而我竟直呼其名，無禮若是。此事自有原委，主要理由是由彼此之間一起始便是朋友，然後便這麼交往起來，交換知識上的訊息，並且談論一些有關人生方面的道理。這一段時間，總也有個十來年吧。平常，他也很能開開玩笑，但比較多的時候，他以嚴肅的態度和語氣談著彼此關切的話題；說到學界或政治、社會上的一些不公不義之處，他會激動，眼睛雖不一定盯著你看，但彷彿那病態現象是因你而起。

他處事認真，這我很早便覺察出來了，不論編書，或是寫論文，只要他允諾的事，無不全力以赴。或許也因為這樣，這些年他頗能自我節制，不大主動找事來做，不知道的人以為他不夠積極，其實並不是。

整個看他在文學方面的表現，教書、指導學生是不必說的了，以著作出版來考察，大體而言，莊子是一重點，這方面的書有《莊子自然主義之研究》、《莊

子的寓言世界》、《莊子藝術精神析論》，莊學專家，他當之無愧；文學的各文類中，他研究的興趣主要是古典詩，這方面的書有六本，大部分是普及化、現代化的工作；最近幾年，他寫了許多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的探索性文章，尚未結集。另外就是創作了，他曾以古典詩詞《藏微室詩詞稿》獲中興文藝獎章，量雖不多，友朋輩中則頗多嘉許；在現代文學方面，他主要是散文創作，出版有《秋風之外》、《傳燈者》、《手拿奶瓶的男人》、《想醉》等四本，前三集結合生活，思索人生比較深層的一些道理，文字暢達，可說情采皆備，《想醉》從古典詩入手，出之以感性的散文敘述，應有不少愛好者吧。

用心擘畫·如接一大工程

在四本散文之後，崑陽將出版一本小說集。關於他也寫小說這件事，讓我對他另眼相看，原因是研究中文的朋友中從事創作的雖不乏其人，但寫小說的比較少。我一直認為，寫小說並不困難，但要寫得好，而且讓人感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於小說在先天上具有大衆性格，它以故事情節去呈現主題，影響深且廣，通常比較需要專業，玩票很難玩出成績來。

但崑陽畢竟已寫成可以結集成一本書的量了，尤其是這七篇小說，有兩篇獲聯合報小說獎，有四篇是報紙副刊設計的小說專欄中的作品，容易引起注意，基本上都已「品質保證」了。但參加競賽，或是被約稿，多少顯得有點被動，這就是為什麼十餘年間僅得此數篇的原因。但崑陽任事嚴謹，決定寫一篇小說，總用心擘畫，如接一大工程，非但沒偷工減料，反而鉅細靡遺。

這些小說就是這麼完成的。通常都是這樣，每一篇一發表，我一定細讀，然後和他在電話裏談個老半天，我的意見很多，尤其每碰到我所認定的「敘述失誤」之處，更是侃侃而談，「窮追猛打」，崑陽精讀過一些小說理論之類的書，在大學裏開過現代小說的課，對於我所提出來的問題，當然有所辯解，不過比較多的時候是順著我的話尾，猛批自己的小說，好像作品不是他寫的一樣。這一次結集出版，我發現他接受了我的一些意見，刪改幾處，這種勇於面對評者，真實面對自己作品的謙遜行爲，我視之爲創作者的一種典範。

爲此，崑陽把我當做他的小說的「知音」，要我當一個「觀文者」來披文入情，沿波討源。我於是重讀他的小說，這回因是整體而觀，多少有一些新的體會與發現，寫下來提供讀者參考，並紀念和崑陽多年的情誼。

現實經驗的轉化

顏崑陽出生在嘉義一個貧瘠的濱海漁村，十五歲轉來臺北讀成淵中學，高中就讀師大附中，半工半讀完成學業。然後在師大讀國文系和國文研究所，獲文學博士，此其間曾任教花蓮女中、臺北的華興中學、高雄師範學院、淡江大學，最近幾年轉至中壢中央大學中文系。在這裏面，有兩個極重要的經驗進入他的小說，一個是鄉村（嘉義）和城市（臺北）的相對關係，一個是遠至花蓮任教的經驗，前者表現在〈歸鄉以後〉和〈桃花過渡〉中，後者則表現在〈跳槽〉和〈教者〉裏頭。

在〈歸鄉以後〉裏，馬順從臺北返鄉，這個「鄉」是嘉義東石「靠海的一個小村莊」，小說的場景主要在這裏，情節發展中出現強烈的城鄉文化的緊張對抗關係；〈桃花過渡〉的現在背景是臺北，出現的地名有三重河邊北街、延平北路、五股鄉等，而正受難中的桃花來自嘉義的鄉下，到國中二年級都沒到過嘉義市。

〈跳槽〉的背景是花蓮D校，主角杜以德七年前大學剛畢業時在臺北二女中和花蓮D校中作選擇，結果他來到花蓮，而現在卻面臨著另一個抉擇：留下來，

或者去玉里。而〈教者〉中的第一人稱「我」（馬尙賢）十年前捨棄臺北市一所女子高級中學的約聘，帶著墾荒的心情，「到這山城的一所女子中學教書」，經過十年的掙扎，他「在臺北尋得一席教職」，決定離開這山城，而這位浮沈杏壇的「教者」小時候「住在嘉義鄉下一所小學的宿舍裏」。

很顯然，嘉義——臺北——花蓮的經歷組成崑陽這四篇小說的世界。而另一篇〈馬瘋婆〉可以說是現代住家環境的浮世繪，地點是大臺北地區，包括三重、板橋、永和、臺北市、屈尺燕子湖等，崑陽個人的生活經驗非常明顯；至於〈龍欣之死〉則隱掉確實地點代之以H縣，處理一個夾在兩個男人中間的一個女人的心理，很可能是一篇全虛構的小說。

但這並不表示崑陽在寫自傳式的私小說，或只是從事社會現象的記錄，他從肯認人性的尊嚴出發，從過往的經驗中取材，「由『特殊』的現實事象，開發『普遍』的理想真理」（*），「終極於建立人類生活應循的道路及生命普遍的價值」（*），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然他已成功的超越一般性的現實之記錄，對於不公不義等病態現象進行詮釋並加以批判，譬如說面對著惡質化的教育現場，〈教者〉中的馬尙賢，由於無法使理想超昇，崑陽乃使之不斷反省，最終以

「離去」來維護一個最起碼的師之尊嚴；而〈跳槽〉中的杜以德做為正義的象徵，在和現實對抗的過程中，被逼得即將離去，最終決定繼續留下來，「總應該有一項比鐘點費更貴重的代價」，以「賢」為「尚」，教之「以德」，崑陽在這裏的主題命意很清楚，教育「應循」之路、教者的角色定位以及私利與公理之間的協調等等問題，全都是崑陽的關切重點。

建立一個理想之境

為不完滿的現實「建立一個理想之境」是崑陽認定的「寫實文學的經典之作」的一項主要功能（*），而這樣的「理想之境」的呈現，通常是經由小說人物之安排以及情節之發展，所以通過〈跳槽〉和〈教者〉所呈現的惡質化「學校社會」之「異常」（或「變態」），正反映出崑陽理想的校園之境，其中主要是制度與人的問題，尤其是人的角色之扮演問題，譬如〈跳槽〉中的訓導主任江春秀、〈教者〉中的訓導主任洪素娥、教學組長李天常，在崑陽的筆下都是不稱職、不道德的角色，他們被有意的突出，和主要角色之間形成衝突，和正常和諧的狀況產生對抗。為了達到這種表現效果，崑陽乃根據現實而安排如高琳（〈跳

槽》)、黃秋菊(《教者》)等學生角色，並有了像煒文書局的老闆張清泉這樣的人物。學生是校園主人翁，是教育的對象，但卻成了被犧牲者，同時也引爆爭端，成功地表達主題命意，而最終又成為校園社會的見證者和仲裁者；至於行走校園如魚得水的書商，一方面代表外力的介入，一方面是誘惑犯罪的毒蛇，崑陽眼中的教育問題，已嚴重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這是現實的校園之境的縮影，普遍存在於我們的社會。而另外的社會——城市和鄉村，在崑陽的筆下，我們看歸鄉以後的馬順慘遭利斧劈面，過了渡到城市的桃花遭到人間劫難，痛苦無助的去孕育一個不該有的新生命，這絕非理想之境。首先，馬順的「假奔喪」、「真繼承」之心態，以及從他臺北上火車南下到最後被他的鄉下好友木金恨極而短斧劈來的過程，充分暴露出他其實是穿著西裝「劫財騙色」的一匹狼，人際關係和情感嚴重的疏離，也因此，木金不斷重複說出的「愛就愛到底」，以及四兩孀對他說了三次的「你這個伢仔也真有情」，就成了大反諷，這個「愛」，這個「情」，其本質應如何？應以一種什麼樣的形態展現？或許找不到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答案，但相對於馬順的「偽善」，崑陽至少想傳達一種「真誠」的愛情，這種善的品質出現在馬順的養父水龍仔和隔壁的老寡

婦四兩孀之間：

但水龍仔一直對我真好。我被兒子氣惱時，他就安慰我。我生病時，他過來照顧我。他知道我愛吃蚵仔，常會買個一斤半斤，煮碗湯給我吃。他沒有說愛我，或其他什麼的，我也沒有說。但他一直對我這樣好，我也就對他這樣好。……

比較馬順在夜車上被同座不知名女子挑起性慾，返鄉以後誘姦木金的女友阿菊，以及木金爲愛而拚死拚活的情況，水龍仔和四兩孀的相對關係，毋寧是情愛的理想之境吧。

馬順離開東石鄉下北上十多年再回來，把都市惡質的部分帶回來，「不要那麼認真啦」相對於一直留在鄉下的木金所說的「愛就愛到底」，雖不必一定是城鄉觀念的差距，但崑陽似乎有意把城市的「隨便」和鄉村的「堅執」兩極化對立起來，結局必然是悲劇無疑。

〈桃花過渡〉中桃花的姊夫、姊姊和鄰村黃木土等從鄉下移居臺北討賺的人

們，在臺北的生活狀況，賭博、夫妻不斷地爭吵等，跟我們一般所期待的，他們應攜手打拚，在都市重新建立一個幸福之家的理想，差距太大。

而桃花，原來在母親的期待中，「過了這條溪，你的生活就不同款了，做都市人卡好命嘍！」結果，她是渡過了那條地理的「溪」，但是，現實中都市與鄉下之「溪」，男女之間的「溪」，她是永遠都渡不了，以故來到臺北，姊姊提供給她的生活環境一點都沒有都市文明，而她仍然是一個弱女子，仍然和她在鄉下備受煎熬的母親一樣，只能用「好歹都是命」在精神上自求解脫，而在現實中讓她看到姊姊橫死街心，自己「躺在待產室裏，沒有任何人陪伴」，最終生下男孩的期待又落空，當作者在呈現這諸多殘酷現實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感受到字裏行間存有的悲憫情懷，但我更了解，崑陽並不只是在訴說一個關於鄉下女孩進城以後的悲慘故事，他在探索一個根源性的問題：做女人有什麼不好呢？從阿母、姊姊到桃花自己，甚至於新生的「柯桃花之女」，「做女人注定就要歹命」真的會代代傳承下去嗎？當桃花在手術檯上即將要打胎之際，她那「不要！我不要！」的叫聲突然出現，然後霍然坐起、奔出手術室的舉動，已然有勇於去面對自我生命以及子嗣生命的意識，但最終沒有生下男孩，又以「管他的，反正——好歹都

是命啊！」來自我化解。崑陽成功地掌握了一個「過渡」時期臺灣女性的心理及其命運，我以為這裏面含有崑陽的期待：「過渡」以後，也就是在桃花之女的身上，做女人並不一定會歹命。

崑陽筆下的女性有各類各型，做為主要角色被集中描寫的，除了桃花，另有〈龍欣之死〉中的第一人稱「我」（小靜）、〈馬瘋婆〉中的馬瘋婆。如果說桃花像在風雨中被摧殘的山野小花，小靜則真是溫室裏的靜靜被觀賞的花朵，她「只希望被別人用善良的心呵護著」，而事實上她也獲得了，我們只能說她太「幸運」了，當然她也不無遺憾，譬如說龍欣由貧而富以後的墮落，乃至最後為救人而溺死，再嫁的丈夫康南那「憨肥的軀體」，無論如何都不是她的最愛。除此之外，我們發現她其實也是被命運擺佈的女人，生命裏缺乏積極向上的昂揚鬥志，比較起馬瘋婆，她真的是「簡單」多了。

〈馬瘋婆〉是一部居家環境變遷史，重點在於愛管閒事、充滿正義感的馬瘋婆和環境無休止的鬥爭，就這一點來說，馬瘋婆有點像杜以德，在性情上多少反映出作者的影子，更顯示出我們當前（一九六二—一九八一）這個社會是如何的「不完善」。馬瘋婆其實不瘋，瘋了的是變了形的社會。

崑陽強而有力的抨擊社會，探索人性，他的這些小說不只寫社會表象之實，也深入內部去挖掘，给出了一些理想。

值得探索的地方很多

崑陽的小說可以探索的地方很多，譬如前面提過的男女兩性關係；又譬如說，崑陽喜歡處理死亡題材，〈龍欣之死〉和〈歸鄉以後〉都充滿死亡氣息，龍欣溺死、「我」的姊姊仰毒藥自盡，水龍仔病死、馬順最終死於利斧之下，其餘各篇，〈桃花過渡〉中的姊姊車禍橫死，〈教者〉中的嘉惠也死於車禍等，讀來令人震驚，印證崑陽在另兩本散文集《秋風之外》、《傳燈者》中頻頻出現的死亡意象，則崑陽之於死亡一事，恐怕是值得探討的。

在小說藝術方面，角色心理的描寫、情節的安排、各種衝突的設計等等，都值得分析，本文意不在進行作品的細部解讀，僅提出一些閱讀心得，權充書序，篇幅實不宜過長，就此打住。

最後，期待崑陽繼續寫小說，不斷深入社會和人性底層去探索，這種工作之重要和有趣，絕不遜於寫哲學論文。